

新式
標點

老學庵筆記

嶺南張崖題



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發行



版權所有

著者

陸放翁

標點者

永昌陳和祥

出版者

掃葉山房

發行者

掃葉山房
上海棋盤街

代售者

各省大書局



新式
標點式

老學庵筆記全一冊

定價大洋四角

老學庵筆記序

魚肉珍於蔬菜，而饜魚肉者欲求蔬菜以澹之，輿馬逸於步行，而勞輿馬；性不喜乎專，專則厭焉，厭而強其所爲，其事必無成矣。充爲學乎？勤學之子，旦則揣摩章句，暮則吟哦詩律，日而如是，月而如是，年而復如是，是則食魚肉而饜也，御輿馬而勞也；澹之以蔬菜，舒之以步行；正其時矣。老學庵筆記，爲宋陸放翁晚年所著：軼聞舊典，諧語俳文，哀然其間，於考證外，足資消遣，是魚肉之於蔬菜，輿馬之於步行也。嘗聞太史公徧歷名山大川，文思益進。其所以益進者，見聞廣也。茲筆記所錄，皆爲他書缺載，欲見而不得見，欲聞而不得聞，今悉呈於吾前，不啻目擊其事，耳聆其言，此何異太史公之徧歷名山大川，而得文思益進者乎？又不僅蔬菜步行已也。惜原書無句讀，讀者頗苦！不佞因以新標點斷之，俾趨時務，而迎潮流，並校勘其訛謬。歲事，而爲序之如此。

• 丙寅春，陳益謹識於克復軒。

新式標點
老學庵筆記卷上

宋 山陰陸務觀

徽宗南幸至潤，郡官迎駕於西津。及御舟抵岸，上御棕頂轎子，一宦者立轎旁呼曰：「道君傳語，衆官不須遠來。」衛士臚傳以告，遂退。

徽宗南幸還京，服栗王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，乘七寶轝，蓋吳敏定饌注云。

高宗在徽宗眼中，用白木御椅子，錢大主人覲見之，曰：「此檀香椅子耶？」張婕妤揜口笑曰：「禁中用胭脂皂莢多，相公已有語，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？」時趙鼎張浚作相也。建炎苗劉之變，內侍遇害至多，有秦同老者，自揚州被命至荊楚，前一日還行在，尙未得對，亦死焉。又有蕭中道者，日侍左右，忽得罪，絀爲外郡監，當前一日出城，遂免，臨安父老盲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，今都進養院前，然日歷及諸公記錄，皆不書，但云死于路衢而已。卽彪所錄，謂死于第尤非也。

鼎遭羣盜，如鍾相楊么戰紅，有軍船，有漿船，有海鯨頭軍器，有犂子，有魚叉，有

木老鴟擊子魚叉，以竹竿爲柄，足二三丈，短兵所不能敵。程昌萬部曲，嚴蔡州人，亦習用擊子等，遂屢捷。木老鴟一名，不藉木，取堅重木爲之，長纔三尺許，銳其兩端，戰船用之，尤爲便捷。官軍乃更作灰礮，用極脆薄瓦罐，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，臨陣以擊賊船，灰飛如煙霧，賊兵不能開目，欲效官兵爲之，則賊地無罅戶不能造也，遂大敗，官軍戰船亦倣賊軍船而增大。有長三十六丈，廣四丈一尺，高七丈二尺五寸，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。完顏亮入寇，軍船猶在，頗有功云。初張公之行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：速宜淨掃妖氛了，來看錢塘八月潮。」

鼎澧羣盜，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，不可破。二人每自咤曰：「除是飛過洞庭湖。」其後卒爲岳飛所破，蓋語識云。

趙元鎮丞相謫朱崖，病亟，自書銘旌云：「身騎箕尾歸天上，氣作山河壯本朝。」靖康二年，浙西路勦王兵杭州二千人，湖州九百一十五人，秀州七百一十六人，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，常州七百八十五人，鎮江府一百人；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，以二月七日起發，東都之陷，已累月矣。

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：第一肉鹹鼓，第二爆肉雙下角子，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，第四白肉胡餅，第五羣僊肉太平畢羅，第六假圓魚，第七柰花索粉，第八假沙魚，第九水飴鹹鼓，旋鮓瓜蔬，看食棗，綱子隨餅，白胡餅，饅餅。

紹興辛酉，與虜交兵，虜遜，議者，謂當取壽、穎、宿三州，屯重兵，然後淮可保，淮可保，然後江可固，惜其不果用也。

建康城李景所作，其高三丈，因江山爲險固，其受敵惟東北兩面，而壕壘重復，皆可堅守。至紹興間，已二百餘年，所損不及十之一。

漢人入仕，有以貲爲郎者，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；有入錢入穀，賞以官者，卜式黃霸是也；入錢穀，則今買官之類，以貲則非也。

秦會之在山東，欲逃歸，舟楫已具，獨懼虜有告者，未敢決。適遇有相識稍厚者，以情告之，虜曰：『何不告監軍？』會之對以不敢，虜曰：『不然！吾國人若一諾，公則身任其責，雖死不憾，若逃而獲，雖欲貸不敢矣。』遂用其言告監軍，監軍曰：『中丞果欲歸耶？吾契丹亦有逃歸者，多更被疑，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。公若果去，固不必顧我。』

「會之謝曰：『公若見諾，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。』」監軍遂許之。

賢元暉爲左司諫，論事件蔡氏，讓昭潭，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，謝表曰：「言之未盡悔也，奚追！」

張芸叟作漁父詩曰：「家住來江邊，門前碧水連，小舟勝養馬，大罟當耕田。保甲原無籍，青苗不着錢，桃源在何處？此地有坤僊。」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，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。

張德遠誅范玘於建康獄中，都人皆鼓舞；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，都人皆泣涕；是非之公如此。

政和中大儼下桂府進面具，比進到稱一副，初訝其少，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，老少妍陋，無一相似者，乃大驚。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。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。

京師承平時，宗室戚里，歲時入禁中，嬪女上轎車，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，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，車馳過香煙如雲，數里不絕，塵土皆香。

明州江瑤柱有二種：大者江瑤，小者沙瑤。然沙瑤可種，逾年則成江瑤矣。海檜亦有

二種：海檜天矯堅瘦皆天成。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，名土檜。海檜絕難致，凡人家所有，大抵土檜也。

晁以道爲明州船場，日日平旦其衣冠焚香，占一卦。一日有士人訪之，坐間小雨，以道語之曰：『某今日占卦，有折足之象，然非某也。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，君宜戒之！』士人辭去，至港口，踐滑而仆，脛幾折，療治累月，乃愈。

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：『眼前何日赤，腰下幾時黃。』謂朱衣吏及金帶也。宣和間，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。得者旋填姓名，賣之價五百千，雖卒伍屠酤，自一命以上，皆可得。方臘破錢唐時，朔日，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，皆朱觀家奴也，時諺曰：『金腰帶，銀腰帶，趙家世界朱家壞。』

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，曰世，太宗下曰仲，秦王下曰叔，皆兄弟行，世卽長也。其後世字之曾孫，又曰伯，則失之。

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，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。是日上早膳畢，出郊，從駕臣僚及應奉官，並戎服擲帶子着靴，大閱畢，丞相親王以下賜茶，是日駕出麗正門，入和甫

門，沿路官司免起居。

建炎中，平江造戰船，略計其費四料：八艚戰船長八丈，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，四艚海鵠，船長四丈五尺，爲錢三百二十九貫。

荆公素輕沈文通，以爲寡學，故贈之詩曰：『悠然一榻枕書臥，直到日斜騎馬歸。』及作文通墓誌，遂云：『公雖不常讀書，』或規之曰：『渠乃狀元，此語得毋過乎？』乃改讀書作視書。又嘗見鄭毅夫夢僊詩曰：『授我碧簡書，奇篆蟠丹砂，讀之不可識，翻身凌紫霞。』大笑曰：『此人不識字，不勘自承。』毅夫曰：『不然，吾乃用太白詩語也。』公又笑曰：『自首減等，秘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，唐有準勅惡詩，今又有準勅頑硯耶？』

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：『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，嗚呼盛哉！然蔡實元豐間人也，仇氏初在民間，生子爲浮屠，曰了元，所謂佛印禪師也。已而爲廣陵八國子博士李問妾。生定，出嫁邵氏，生蔡奴，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邵六。』

紹聖元符間，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，學中爲之語曰：『江左二寶，胡仲汪藻。仲字彥

時，亦新安人，終符寶郎。

曾文清鳳興讀論語一篇，終身未廢。

先左丞荆公有詩正義一部，朝夕不離手，字大半不可辨，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，蓋不然也。

靖康國破，二帝播遷，有小崔才人，與廣平郡王俱匿民間，已近五十日，虜亦不問，有從官餽以食，遂爲人所發，亦不免，不十日虜去矣。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！

金賊劫遷宗室，我之有司，不遺餘力。然比其去，義士匿之，獲免者猶七百人，人心可知。

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。施肩吾及第敕，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。何論，蓋如三傑佐漢孰優，四科取士何先之類。

嘉興人聞人茂德，名滋，老儒也。喜留客食，然不過蔬豆而已。郡人求館客者，多就謀之，久多蓄書。喜借人自言作門客才充書籍行，開豆腐藥店，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，爲刪定官，談經義衰衰不倦，發明極多，尤達於小學云。

張芸叟過魏文正公舊莊，居者猶魏氏也。爲賦詩云：『破屋居人少，柴門春草長，兒童不識字，耕稼鄭公莊。』此猶未失爲農，神宗夜讀宋景傳，賈其人，詔訪其後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，遺像譜牒在，身皆在，然宋立者已投軍矣。欲與一武官，而其人不願，乃賜出十頃免徭役雜賦云。其微有過於魏氏，言之可爲流涕！

政和末，議改元，王黼擬用重和。既下詔矣，范至虛間白上曰：『此契丹號也。』故未幾復改宣和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，猶我之宣德門也。年名則實曰重熙。建中國後虜避天祚嫌名，追謂重熙曰重和耳，不必避可也。

建炎維揚南渡時，雖甚倉猝，二府猶張蓋搭棹坐而出，軍民有懷輒相擊黃相者，既至臨安，二府因言方艱危時，臣等當一切貶損。今張蓋搭坐，尚用承平故事，欲乞並權省云候事，平日依舊詔從之實，懲維揚事也。

林自爲太學博士，上章相子厚啓云：『伏惟門下相公，有猷有爲，無相無作。』子厚在歸舍，因與執政語及，大罵云：『這漢敢亂道如此！』蔡元度曰：『無相無作，雖出佛書，然荆公字說嘗引之，恐亦可用。』子厚復大罵曰：『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，况林自乎？』

『坐皆默然。』

靖康末，括金賂虜，詔羣臣服金帶者，權以通犀帶易之，獨存金魚。又執政則正透，從官則倒透。至建炎中興，朝廷草創，猶用此制。呂好問爲右丞，特賜金帶，高宗面諭曰：『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，蓋特恩也。』紹興三年，兵革初粗定，始詔依故事服金帶。建炎初，按景德幸澶州故事，沿御營使，以丞相領之，執政則爲副使。上御朝，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，然後三省密院，相繼奏事，其重如此！

張晉彥才氣過人，然急於進取。子孝祥在西掖時，晉彥未老，每見湯岐公自薦，岐公戲之曰：『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，是公合作底官職，餘何足道？』所稱之官，蓋輔臣贈父官意也。謂安國且大用耳，晉彥終身以爲憾。

紹興末，巨公丁丑生者數人，或戲以甚健放誕，陳福公作魁凌尙書。景夏末，名張魏公黜落。

紹興末，朝士多饒州人，時人語曰：『諸公皆不是癡漢。』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，以關節欲與饒州人，或規其當先孤寒，監司者憤然曰：『得饒人處且饒人。』時傳以爲笑。

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，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。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，李謂王曰：「見公告詞云。其鵠月廩，仍褫身章，謂通判借牙緋入朝，則服綠，又律薄也。」王答之曰：「亦見君告詞矣！」李曰：「云何？」曰：「具官李浩但知健羨，不揆孤寒，旣名右相之名，又字元樞之字。」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，滿坐皆笑。

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，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，皆無復舊人，雖吏胥亦無矣。惟賈卜洞微山人亡恙，亦不甚老，話舊愴然。西湖小昭慶僧了文，相別時未三十，意其尙存，因被命與常奉諸公同檢視郊社壇壝，過而訪之，亦已下世，弟子出遺像，乃一老僧，使今見其人，亦不復省識矣，可以一歎！

晏尙書景初，作一士大夫墓誌，以示朱希真，希真曰：「甚妙！但似欠四字。」然不敢以告景初，苦問之，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：「此處欠……」又問欠何字？曰：「當增不行於世四字。」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，實用希真意也。

秦會之丞相卒，魏道弼作參政，委任頗專，且大拜矣。翰苑欲先作白麻，又不能辦，假手於士人陳豐。豐以其姓魏，遂以晉絳和我對鄭公論諫。久之道弼出典藩，而沈守約万

俟元忠並拜左右揆。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。以與沈公，而忘易、晉、絳、鄭公之語。實錄例載拜相麻。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，會去國不果。

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，有天人之相，然議者疑其少英偉之氣。予爲編修官時，一日與沈持要，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閣子，忽盛怒曰：『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，雖是助德重望，亦豈當如此方言。』此時精神赫然，目光射人。退以告朝士，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。古人有貴在於怒者，此豈是耶？

〔李莊簡公泰發奉祀還里，居於新河，先君築小亭，曰千巖亭，盡見南山。公來必終日，嘗賦詩曰：『家山好處尋難遍，日日當門只臥龍，欲盡南山巖壑勝，須來亭上少從容。』每言及時事，往往憤切興歎，謂秦相曰：『咸陽一日來坐亭上，舉酒屬先君曰：『某行且遠謫矣。』咸陽尤忌者，某與趙元鎮耳。』趙既過嶠，某何可免？然聞趙之聞命也，涕泣別子弟，某則不然，青鞋布襪，卽日行矣。』後十餘日，果有藤州之命。先君送至至諸暨縣，言曰：『泰發談笑，慷慨一如平日。』問其得罪之由，曰：『不足問，但咸陽終誤國家耳。』張樞密子功，紹興末還朝，已近八十，其辭免及謝表，皆以屬予。有一表用飛龍在天

，對老驥伏櫪。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，託言於子易此二句。周叩其故，則曰：『某方丐去，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。』周笑解之曰：『所謂志在千里者，正以老驥已不能行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。公雖筋力衰，豈無報國之志耶？』子功亦笑而止，蓋其謹如此！又嘗謂予曰：『先君有遺稿滿四篋，皆諸經訓解，字畫極難辨，惟某一人識之，若死遂皆不傳，豈容不亟歸耶？』」

王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帳，專委以修北京宮闕，凡五年乃成。歲一再奏功；輒躡遷數官。五年間，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，其濫賞如此！

予在南鄭，見西陲俚俗，謂父曰：『老子。』雖年十七八，其子亦稱老子。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，小范老子，蓋尊之以爲父也。建炎初，宗汝霖留守東京，羣盜降附者百餘萬，皆謂汝霖曰『宗爺爺』，蓋此比也。

陳瑩中遷謫後，爲人作石刻，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。劉季高得罪秦氏，坐賊發後，雖復官，去其左字。季高緘題及作文，皆去左字，不以爲愧也。孫仲益亦坐以賊罪去左字，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。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，乃署銜。

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，有侯莫陳利用者，予問有對否？元章曰：「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，可對也。」予曰：「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。」元章曰：「不然，侯莫陳，可析爲三姓，烏古論亦然，故爲工也。」

毛德昭名文，江山人，苦學至忘寢食，經史多成誦。喜大罵劇談。紹興初招徠，直諫無所忌諱，德昭對客議時事，率不遜語，人莫敢與酌對，而德昭愈自若。晚來臨安，赴省試時，秦會之當國，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。有唐錫永夫者，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，素惡其狂，乃與坐附耳語曰：「君素號敢言，不如秦太師如何？」德昭大駭，亟起掙耳曰：「放氣放氣！」遂疾走而去，追之不及。

北方多石炭，南方多木炭，而蜀又多竹炭，燒巨竹爲之，易燃無煙耐久，亦奇物。卬州出鐵烹煉，利於竹炭，皆用牛車載以入城，予親見之。

杜少陵在成都，有兩草堂：一在萬里橋之西，一在浣花，皆見於詩中。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，或云房季可園是也。

蜀人爨薪，皆短而篋，束縛齊密，狀如大餅餠，不可遽燒，必以斧破之，至有以斧柴

爲業者。孟蜀時，周世宗志欲取蜀，蜀卒湮面而斧形。斃破柴都。

謝景魚名淪滌研法，用蜀中貢餘紙，先去墨，徐以瓜磨洗，餘漬，皆盡，而不損硯。青城山上官道人，北人也。巢居食松麵，年九十矣，人有謁之者，但粲然一笑耳。有所請問，則託言病暗，一語不肯答，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，忽自語養生曰：「爲國家致太平，與長生不死，皆非常人所能；然且當守國使不亂，以待奇才之出；衛生使不夭，以須異人之至；不亂不夭，皆不待異術，惟謹而已！」予大喜，從而叩之，則已復言暗矣。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甫遷相遇於梧籐間道旁，有鬻湯餅者，共買食之，慘惡不可食。黃門置箸而歎，東坡已盡之矣。徐謂黃門曰：「九三郎！爾尙欲咀嚼耶？」大笑而起。秦少游聞之曰：「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。」

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，抗辭不撓，虜酋大怒，欲於馬前斬之，揮劍垂及頸而止，故道弼頭微偏。

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二節人，皆騎馬，馬惡則蹄啮不可羈，鈍則不能行，良以爲苦！淳熙己酉，完顏璟嗣僞位，始命三節人，皆給車供張飲食，亦比舊加厚。